

JIAN ZHI MEI YOU YI DIAN SHOU XING ZA WEN XUAN

# 简直没有一点兽性

杂文选 (网络版)

龚德明 著

100万  
大点击

# 一直没有一点兽性

杂文选(网络版)

100万大点击

龚德明 著

书 名:简直没有一点兽性  
作 者:龚德明  
责任编辑:金伟玲  
封面设计:郝英耀  
校 对:周利华  
出版发行:中国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版 次: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2  
印 数:1-1000 册  
定 价:38.00 元



龚德明

### 作者简介：

龚德明 常用笔名：白开水、网络笔名：厅中一排、QQ 用名：花甲青年。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散文、随笔、杂文集《文不如其人》等，其作品散见于国内各类报刊及互联网，并在多个网站建有文集与文学博客。长篇小说《二手女人》在新浪读书作为原创作品重点推出，点击达 200 万。此杂文集为作者精选之网络作品专集。

# 泛出书时代

(代序)

出书本来是作家的事。而且,即使是作家,也不一定出书。如曹雪芹、吴承恩、司马迁之类,他们从来就只管写,没想到要出书。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出书成了一种产业。既是产业,就包含着诸多的名利实惠。于是,本不够出书水准的专家、学者、编辑、教授、官、商、企业家出书;“名人”也出书,如歌星、影星、笑星甚至电视台的主持人乃至名人家属都来一本;再又就是那些好舞文弄墨的文学爱好者自费出书。大家都来出书,泛出书时代也就形成了。

说实话,这些书没什么读头。一无艺术性,二无趣味性,三无知识性,四无思想性……纯粹的浪费纸张、污染环境,不出也罢。

出了不该出的书,当然不被人欢迎。但社会对这些泛出书者的评价,数对自费出书的业余作者最为刻薄、难听与恶心,叫什么“自恋现象”。

不过细想,这种说法也难怪。人家的书可以卖钱,休说央视的大牌主持,就是一个在省台主持娱乐节目的小青年,将他那些吃喝拉撒写出来,也能来个什么签名售书,一本书随便就发几十万册,不但赚钱还有名;而专家、学者自有门路,如教授的书就可以

在课堂上推销，另外评职称也用得着……可见人家出书实际上已是商业行为了。既是商业行为，也就在于货的好歹，有销路、能变钱就行。先生的文章纵如市井小作坊的伪劣食品亦何妨？

而业余作者的书呢？印个千把册还要咬咬牙，为的是给印刷厂凑个开机数。除开送送亲朋好友，谁会掏钱买呢？正好应了“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这句老话，不是“自恋”又是什么？

只是，“自恋”的范围应该扩大，否则对业余作者不公平。因为虽是“作家”“公费”出版的书，我看十之八九其实也是一种公家的或集体的“自恋”。这种“集体自恋”比业余作者的个人“自恋”更糟。因为花了国家的钱，东西非但不见得好，往往还要到媒体去“恶炒”一番，害得消费者上当受骗，浪费钱又耽误时间。

可见，话也不能说绝对。既然“正宗”作家也“自恋”，业余作者也会有不是“自恋”的。好比我这本书就不是“自恋”，而是情之所至、心之所至、理之所至，水到渠成使然。

《简直没有一点兽性》，这书名就证明它是在“骂”人，而且是骂“人类”。既是人类，也就包括了我自己，所以它充其量算是一种“自骂”。“自恋”有自玩生殖器的自慰般的恶心；“自骂”则多少有些发泄的痛快。而且“自恋”除开生理或心理的需求之外没其他来由；“自骂”则总归有骂与该骂的理由罢。

当然，这“骂”不是泼妇骂街的“骂”，而是“骂你就是爱你”的骂。是对人的关爱与教益哟。所以我才希望人起码应该有点“兽”性。不然，才不关我的事呢。

也有不骂的，自然就不是不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爱。

此书与我 2003 年出版的文集《文不如其人》可视为姊妹篇。两本书较为全面、真实、客观地记载、描述了我及我的同时代人几

十年的生活与思想，以及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是这一时期中国老百姓的“日记”与历史见证。

既然我在这世上走过一遭，既然这世上曾经有过我这样一个“这个”，我就有义务与责任记下我的真实人生，以飨后人。我是这样想的。

坚信不是“自恋”，所以没请“名家”作序以证明“他恋”。但也不宜过多肯定，否则不是“自恋”也是“自恋”。难哉，要不泛出书。

从免于读者视觉疲劳见，本书掺有小小说《驯犬》及少量散文与随笔；同时也作“杂文”的一种补充。特此注明。

作者

2005年9月15日

# 目 录

JIAN ZHI MEI YOU YI DIAN SHOU XING ZA WEN XUAN

艾叶飘香	001
“出土”记忆	003
动物是上帝的天使	008
冬的遐思	012
对不住母亲	014
含饴弄孙之感	018
见到毛主席	020
祝我新年快乐	024
“品牌”之忧	026
“狂言”的启示	028
被新闻吓了一跳	032
逼良为娼的房价	034
贬值的爱	037

捕鼠记	039
不敢看“春晚”	043
不宜当官之 X 类人	046
牛皮、浮夸与炒作	051
车灾	054
陈谷子、烂芝麻	056
电视的困惑	059
翻箱倒柜集	062
非典时期看病,小心被当成尸体	072
给农民一点生命自主权	075
公务员的起码素质	079
狗的“寻情记”	081
关于猴子变人	084
官场失意进赌场?	087
没必要跟着商家的“卖点”走	089
国歌歌词过时了	091
过分自私是中国人的致命伤	093
好一个窝囊年	098
何不接种精神疫苗?	101
后卫的恶习	105
怀念父亲	107
还我河山	110
鸡的一生	113

1 简历“注水”何以成案?	116
2 见证父辈的爱情	118
3 交警不作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120
4 警惕高级骗子	122
5 静坐之乐	125
6 可怕的“信任”	127
7 恐怖的“拘捕”	130
8 愧为湘潭人	132
9 老屋	137
10 李谷一愚蠢吗	140
11 官场也应“计划生育”	142
12 关于不要脸的思考	146
13 官谎与民谎	151
14 可怜老人	156
15 理直气壮被强奸	162
16 两种人生	166
17 令人气愤的“遗憾”	170
18 另一种见义勇为	172
19 律师的人格	174
20 没有金牌何必炒铜牌?	178
21 美丽的破锣般的嗓子	181
22 面对文花枝,我们还要说什么?	183
23 母亲的愿望	185

那行泪,流入我的心中	187
男领导不配女秘书的意义	189
人生的另一种责任	191
难得清白	193
年礼	195
农民的悲哀	197
杞人,孤独的智者	200
钱要紧还是命要紧?	202
缺乏幽默的悲哀	205
人仗狗势	208
如果打胜仗的是我们	210
余祥林的“清白”,不是“法律”“还”给他的	212
生活中些许难忘的细节	215
什么叫“不宜开除公职”?	219
什么样的警示能管住中国人?	221
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区别	223
收藏自己	228
孙志刚案还有内幕?	230
简直没有一点兽性	232
贪官们可笑的最后“待遇”	234
讨厌男人	237
卑鄙的经济学家	240
痛苦的巴金	244

王海落选人大代表的损失	247
腐败面前人人“平等”	250
网络,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	254
为奇志大兵惋惜	257
文学是一种生活	261
中国人恶德之集大成者	264
我们被脑白金尽情嘲弄	270
我的博客写在妓女的什么地方?	274
无义之人莫相交	276
仙客来,仙客去	279
想念我那 80 块钱	285
驯犬	288
为何“无可奉告”?	294
阳台拾遗	296
姚明,极品国宝	304
想起土地庙	307
一则通用的“校训”	309
姚明“发火”的含金量	311
也谈“德治”	313
一饭之恩	315
为失望者失望	317
有感于猫怕老鼠	320
以假开始,以假告终	323

有感于“假五粮液味道不假”	325
自我感觉	327
反常世界	329
余秋雨,被骂声打败	334
越降越高的药价	337
杂文的角度	341
造假生物链	343
真理在电视上	346
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资本主义	349
自卑最是乘车时	355
作好被拘留的思想准备	357
安分守己	359
快乐的幼儿运动会	363
以另一种形式感恩中国	365

## 艾叶飘香

又到端阳节，又是艾叶飘香时。

儿时的日子，有很大一部分的乐趣是与传统的节日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这诸多的传统节日中，除春节之外，端午要算最隆重的了。

并不知道这个节日的来历，仅仅是因为离端阳还有半个月，或一个月，甚至更久些，家乡的涟水河就荡漾出划龙舟的锣鼓声，大人们开始为一年一度的端阳划船比赛早早地作准备。而母亲、姐姐，以及邻里的婆婆姥姥、大婶大嫂们则开始用平常裁剪剩的碎布料做成一个个造型像不倒翁的被称作“端午坛”的用红线穿着的布娃娃，送给我们这些孩子们。“端午坛”便开始在邻里之间流传，她们自己也留下一两个，串门时便拿出来展示一番，不露痕迹地炫耀自己的手艺。她们往往暗中较量，看谁的做得更漂亮、更精细，这实际上是女人们的一种女工比赛，只不过不像男人的龙舟比赛那般明显与张扬罢了。

而端阳的节日气氛还缘于一种鸟。这种鸟我至今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离端午还有好久，它便开始叫：“接哒姐姐过

端午！”清晨，当听到这种鸟叫，母亲就会喃喃地说，又要过端午了。我们刚好两姊妹，我便问：“为什么要接哒姐姐过端午呢？”母亲就说，那是因为姐姐大后会要嫁到别人家里去，到时你就将她接回来过端午。尔后几十年，我永远忘不了母亲这句话以及那鸟的提醒，每逢快过端午，我便要写信，后来是打电话，接姐姐到我家来过端午，只可惜现在已难听见那种鸟叫了。

及至母亲哪天买来一束艾叶，挂在门上，端午就真的来临了。据说艾叶可以避邪驱鬼。但不管是否真有这种功效，那种艾叶的清香却着实将端午的气氛渲染到极致……稍大点，我便会在母亲挂艾叶的时候画一个驱鬼的钟馗贴在壁上，给这种节日的气氛又添上浓重的一笔。粽子来了，盐蛋来了，还有点着红的包子。端午这餐，一定要吃大蒜籽烧肉，大人们则喝雄黄酒，还要蘸上雄黄在小孩的额上写个“王”字，据说这样可以使孩子变得胆大……

后来，我在大人们的口里听到一句话，叫做“人歇端午，牛歇谷雨”，验证了我对端阳节在节日中的重要性的看法并非只是仅凭感觉，而确有“出处”。在家乡，农人们一年三百六十四天都可以忙，但这一天是再忙也不干活的；而牛在谷雨这一天则也要让它歇息一天。

又到端阳，又闻艾叶飘香，便想起母亲。想起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往门上挂艾叶。艾叶当然不能避邪驱鬼，是母亲用她那份爱保护了我们，使我们平平安安。

2004年6月21日

## “出土”记忆

### 老百姓

我不知道人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几岁？而我是记得睡在母亲怀里的时光的，最先听到“老百姓”这个词就是在母亲的怀里。

记忆中，母亲那代人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作为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她们的一天除了想法搞饱一家人的肚子，唯一与外界的接触就是去居委会开会。

我带孩子的时候，出去看电影什么的，就把女儿反锁在家里睡觉。看来我的母亲对我照顾更好，她去开会就把我带上。

而我，往往在会还没开完就睡着了，总是由母亲将我抱回来。

那是解放初期，新中国刚建立，肃反等政治运动不断，我家的祠堂里扎了许多粮子（解放军），晚上有士兵站岗。

当走到家门十多米处，便听士兵威严地喊：“口令！”这时母亲就赶快答应道：“老百姓！”到离家只有几步的地方，母亲就开始轻轻地自言自语：“我明伢子回来了哟！我明伢子回来了哟！……”

这已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当年的两个“老百姓”早已只剩下

我这一个。几十年来,我始终坚守着母亲给我的“定位”,忠实地延续了一个中国老百姓安分守己的生命!

## 斗争会

过苦日子的时候我们由城市居民划归到了郊区菜农。所以,母亲的“会”就由居委会转到了人民公社。

这时我年纪也大了些,有十二三岁了,我便不跟母亲走了,她开她的会,我们就站在旁边看。看什么?看斗地主富农与坏分子。

斗争会是相当刺激的,被斗争的人得跪在石磨上,低头认罪。谁不老实交代,就得挨打。而事实上是每个人都要挨打的,有的人我看是够老实了,但还是免不了吃一顿“楠竹笋炒肉”。大人们说他们是假装老实,实则狡猾。

有个叫谢什么的老头,先天还斗了别人,第二天自己也被斗。他被斗的原因是他自己是富农还同情富农。

还有一个叫兰四嫂的妇女,他的儿子不知什么事挨了斗,晚上,她就跟她的儿子说:“崽呀肉呀,你要记住,是谁打了你呀!”第二天她就跪在了石磨上。斗她的场景我记得最深。一个叫法哥的人双手背在后面问她如何如何……那女人也许见法哥是平素交往很好的关系,也许是觉得自己是女人,也许是看到法哥只是背着手,并没拿棍棒之类要打人的架势,可能就没那么“老实”与“坦白从宽”。可我们都看到了法哥背着的手是拿着一把“条细几子”(我们这里用竹尖子扎成的专打小孩的“刑具”,打来很疼,但不会伤骨)的。果然,这时法哥就开始了他的“棍棒伺候”。只见他慢条斯理地走上前去,掀开女人的上衣,女人的白背就露了出来……

那时我十分地震惊,他怎么可以去掀女人的衣呢?我相信其